

拜習會 兩個大國的對決 中美元首如何找到共同點?

新聞來源: 德國之聲



中國領導人習近平與美國總統拜登在舊金山APEC峰會期間會晤。

德語媒體指出,即將登場的拜習會可以被視為拜登和習近平為稍微緩和局勢所做的努力,習近平需要與西方的貿易以挽救陷入困境的經濟,拜登則希望防止美中競爭演變成真正的戰爭。

中國外交部周五(11月10日)終於確認其領導人習近平將在APEC峰會期間與美國總統拜登會晤。明鏡在週六在題為“大國峰會”的文章中評論道:

“用‘糟糕’還不足以形容美中關係。多年來,包括在拜登的任期內,兩個大國的關係一直不友好。其中,持續不斷圍繞台灣議題的爭端以及疑似中國間諜氣球的事件,皆使雙邊氣氛惡劣。”

“在舊金山的亞太經合組織(APEC)亞太峰會期間會晤,可以被視為拜登和習近平為稍微緩和局勢所做的努力。尤其是習近平其實無法承受與長期與美國陷入紛爭導致的後果,他需要與美國和西方進行經濟貿易,以維持中國陷入困境的經濟。”

“拜登則奉行一句古老的格言:寧動口不動手。他希望穩定兩國關係,從而防止中國的競爭演變成真正的戰爭,例如在台灣問題上。畢竟美國總統已經有夠多的事情需要操心。”

德國《經濟周刊》發表文章“大國的對決”,探討了美中兩國對當前衝突的不同看法,並提到它們在全球問題上的對立立場。美國認為中國在解決當前全球危機方面是一個阻礙,而中國則將自己定位為對全球問題做出建設性貢獻的國家。

“習近平最近在講話中提到美國時,總是提到‘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這其中既有認可,也有自我讚揚--但最重要的是,這是事實。美國和中國之間的關係構成了世界地緣政治的基礎。他們如何看待當前的衝突,如何評估合作的機會和對抗的風險--這些都是世界政治的關鍵問題。因此,在舊金山的會晤不僅僅是一次握手,這就是為什麼瞭解彼此的觀點如此重要。”

作者指出,無論是中東問題、烏克蘭問題還是南海問題,美國和中國目前在世界各大衝突中都處於對立面。“從美國的角度來看,北京是解決目前全球危機道路上的障礙。習近平給人的印象是站在莫斯科一邊,拒絕批評哈馬斯,對台灣和菲律賓等美國夥伴顯得越發強硬。因此,華盛頓的擔憂不無道理。如果拜登和習在舊金山會面,緩解緊張局勢很可能成為首要議題。”

文章接著從中國的角度出發寫道,雖然美國將北京視為戰略威脅,中國領導層的看法自然不同。“它一再認為,美國過去捲入了許多衝突,導致了不穩定和混亂。相比之下,中國正試圖將自己定位為一個為解決全球問題做出建設性貢獻的國家。”

即使這一信息在西方沒有引起共鳴,但中國政府在全球南方的表現卻尤為成功。中國對俄羅斯的支持,收穫那里的許多國家的好評。

《新蘇黎世報》在“美國希望更好地處理與中國的‘困難關係’”一文中引述白宮人員指出,對拜習會不能抱過高的期望。作者 Renzo Ruf 寫道:“在與中國打交道時,拜登奉行的是與前任特朗普類似的對抗政策,儘管他在言辭上相比特朗普較為緩和。這位民主黨人經常強調,美國正處於與中國的直接競爭中,而且不僅限於經濟政策問題上。然而,華盛頓並不尋求衝突、對抗或新冷戰。拜登顧問稱,‘我們的中國政策並沒有改變’。”

文章寫道,拜登將在與習近平的會晤上傳遞這一信息,並與習近平共同努力解決近幾個月來令這兩個大國感到不滿的一系列問題,包括台灣議題;美國將向中國強調“不支持台灣獨立”,並堅持維持現狀。

“據華盛頓稱,會談結束後不會發佈聯合公報。拜習的談判代表在準備會晤時,似乎並未就可能的合作成果達成一致。拜登政府的雇員在電話會議中已經警告,不要對會談抱有過高的期望;此次會談不能與之前的峰會對話相提並論。”

那麼該如何判斷此次拜習會是否成功呢?文章給出的答案是:“如果在與拜登的會談後,習近平同意重新啟動中美軍事關係,並讓軍方能夠直接交流。”

2022年8月,在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訪台後,中國切斷了兩國軍方的溝通渠道。“白宮認為,如果軍方代表未來能夠直接交流,將是‘絕對關鍵’。”

習近平和拜登如何找到共同點?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美國總統拜登將於11月11日至17日在美國舊金山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APEC)峰會期間舉行會晤,想必

屆時為他們攝影的記者將是亞歷山大(“壓力山大”)。

這張照片將展示在經濟和安全政策方面互為競爭對手的兩個國家之間眼下的關係。這關係可是非同小可:如果兩國不合作,就無法應對氣候變化等全球性挑戰。

媒體和公眾將仔細觀察這兩個人的面部表情、姿勢和整個場景,以解讀兩國之間的關係。不過,至少他們的身體將近距離接觸:

拜登身高 1.83 米,習近平身高據稱在 1.80 米左右——但這並不能完全確定,因為中國對待這些信息就像國家機密一樣。

習近平和拜登上一次會晤是 2022 年 11 月在印尼巴厘島舉行的 G20 峰會上。在那以後,雙方一直保持着活躍的政治磋商,但這兩個人並沒有直接面對面地交換過意見。

墨卡托中國研究所(MERIC)首席分析師萊加達(Helena Legarda)說:“習近平和拜登將討論當前的問題,這一點相對明確。但是,他們能否達成共識還不确定。這次峰會可能不會有太多成果。”

政治制度上的相互對立

中美關係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政治體制的對立。中國是一黨專制國家,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政府表示要在 2050 年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中國希望到那時能取代美國成為全球超級大國。作為一個共產主義國家,中國在冷戰期間與西方陣營進行了數十年的鬥爭,但未能取得成功。美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和民主國家,則希望捍衛自己的地位。

兩國在多個層面展開激烈競爭。經濟是一個方面,尤其是半導體、數字化和人工智能等高科技領域。但地緣政治利益也不遑多讓。中國希望與非西方國家結盟,重望目前由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歸根結底,問題在於誰將主導 21 世紀的意識形態模式,是共產主義專制還是資本主義民主。

1972 年,在尼克松總統的領導下,美國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在過去幾十年中,兩國關係經歷了快速發展,尤其是自 1978 年鄧小平提出改革開放政策以來。

經濟貿易上的相互依存

中國憑藉其強大的經濟實力與其他國家建立了密切的相互依存關係。中國巨大的市場吸引了眾多來自歐洲和美國的投資者,他們帶來了資金和技術知識。例如,2022 年,德國大眾、寶馬和梅賽德斯·奔馳等汽車製造商平均 35% 的收入來自中國。

與此同時,中國還在非洲、中亞、拉丁美洲以及阿拉伯世界進行了投資。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又稱“新絲綢之路”)就是其中一個突出的項目。“一帶一路”倡議有兩條貿易路線,一條是陸路,另一條是海路。中國還在由主要新興經濟體組成的“金磚+”集團中發揮着領導作用。“金磚+”集團最初由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和南非組成,目前正在擴大,又增加了六個成員國。目前大約有 40 個國家表示有興趣加入。

德國杜伊斯堡-埃森大學教授、中國經濟研究專家陶伯(Markus Taube)說:“中國正在實施一種試圖利用經濟槓桿來與其他國家的外交關係中實現自己政治目標的國策。”

陶伯教授上周在杜塞爾多夫舉行的德中商界會議上說:“中國希望在全球體系中擁有更大的影響力,同時也在提出這樣的要求。因此,中國與西方世界的對立越來越多。我們正在經歷利用‘經濟國策’作為追求更高國家目標的工具的復興。美國智庫大西洋理事會認為,‘經濟國策’是指利用金融、監管和經濟工具來實現外交政策目標。”

“以貿易促轉變”並不盡如人意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最初是西方希望通過“經濟國策”實現政治變革,尤其是在 20 世紀 90 年代。當時德國的流行語是“Wandel durch Handel”(以貿易促轉變)。“德國的秩序理論家們認為,沒有自由的社會模式,複雜的經濟就無法運行。‘以貿易促轉變’將啟動一個協調的進程,陶伯指出:“今天我們可以看到,這種觀點並不完全正確。”中國已經證明,資本主義和專制制度可以成為絕配。

墨卡托中國研究所首席分析師萊加達說:“西方國家面臨的巨大挑戰和長期擔憂是,中國已經表達了改變當前全球秩序、規則、價值觀和原則的勃勃野心,決意令其更加符合自己的利益。”

以美國為首的“七國集團”(G7)是一個由七個工業化國家組成的自由民主集團,德國也是其成員之一,該集團表示願意與中國就“全球挑戰和共同利益領域”開展合作。11月8日,“七國集團”外長在日本舉行會議後發表聲明,聲稱“我們認識到坦誠接觸和直接表達關切的重要性,願意與中國建立建設性的穩定關係”。

在習近平訪美之前,人們呼籲拜登總統對中國在周邊海域和其他地區的挑釁行為作出更果斷的回應。但是,儘管雙方在制度上存在競爭,要使中美兩國克服共同的挑戰,就必須建立務實的聯盟。在這場宏大的競爭中,西方也在努力尋找志同道合的夥伴。德國外交長貝爾博克在啟程前往東京之前說:“作為民主國家,只有當我

們在全球各地的朋友感得到我們嚴肅對待的時候,我們才能在與專制勢力的系統性競爭中站穩腳跟。”

“重大問題”,中美元首將怎麼談?

直新聞: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表示,在“拜習會”期間,兩國元首將就世界和平與發展的重大問題深入溝通。對此,您又作何解讀?

特約評論員 劉和平:其實,毫無疑問,在眼下事關世界和平與發展的重大問題無非就是這麼幾個,一個是正處於膠着狀態下的俄烏戰事,第二個是正打得格外慘烈同時引發了嚴重人道主義危機的巴以衝突,第三個就是存在着潛在衝突風險的台海局勢。

雖然前面兩個問題,是舉世矚目的地區熱點局勢,後一個問題事關中國的核心國家利益,但是,從某種程度上面來講,這三個問題其實也是存在着聯動關係的。明白了這一點,我們就可以知道,為什麼在中美元首即將舉行峰會前,在俄羅斯總統普京以及防長紹伊古不久前已經訪問了中國的情況下,中軍委副主席張又俠專程前往俄羅斯訪問了。

這里面不僅僅涉及了中美與中俄三角關係的平衡問題,而且我認為,這意味着,在接下來的中美元首峰會上,雙方一定會談到俄烏局勢的問題,尤其是會探討如何結束這場曠日持久的俄烏戰事。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在中美元首峰會前,張又俠才會訪問俄羅斯來進行最後的溝通與對表。同時,在中美元首即將舉行峰會前,還傳出了哈馬斯即將派代表團訪問中國的消息,對此中國外交部的回應是,中方同各方都保持着密切溝通。

這也就意味着,對於美國長期以來解決不了的老大難中東問題尤其是巴以衝突問題,中方也將有所發力,並就此而跟美方展開探討。除此之外,中方此前曾經反復強調過,美國在包括台灣等問題上尊重中國的核心國家利益與關切,是中美共同合作解決國際熱點與地區局勢問題的基礎和前提條件。因此我們可以預料,當中方在俄烏戰事與中東局勢等國際與地區熱點問題上做出一定的努力與表達一定的善意之後,美方應該也會在台灣問題上有所收斂。

直新聞:在訪美並出席 APEC 會議期間,習近平主席還將出席由中美關係全國委員會和中美貿易全國委員會舉辦的晚宴,美國商界反響熱烈。對此,您怎麼看?

特約評論員 劉和平:確實,我注意到,美國的商界領袖對於出席中美關係全國委員會和中美貿易全國委員會舉辦的晚宴,表現得可謂是相當積極,甚至不惜一擲千金。我認為,這背後恰恰反映出,當前的中美經貿關係存在着相當嚴峻的問題,以至於美國的商界領袖們迫切希望從中方領導人的講話中,找到解決問題的方向與鑰匙。

我們知道,在中國改革開放的前三十年,中美兩國的經貿合作相當成功,甚至可以說是創造了一個新的奇迹和一個新的模式。這個新模式的表現就是,中國利用豐富而便宜的勞動力資源從事製造與生產,美國則利用其強勁的購買力來消費。於是,中國不僅解決了國內的就業問題,而且 GDP 因此而躍居全球第二,而美國則維持了長時間的低通脹與高增長。這一合作模式,還進一步促進了經濟的全球化與全世界的繁榮。

但是,自從美國主動挑起中美經貿糾紛對華產品加徵關稅以及跟中國經濟部分“脫鉤”之後,中美雙方都成為受害者,中國需要為自己的產品開拓歐美之外的替代市場,而美國則需要尋找貨品之外的替代品,並因此而推高了美國的通脹。

而在這個過程中,那些在中國投資的跨國企業尤其是美國的企業,則成為首當其衝的受害者,在美國的產業鏈重組與對華高科技產品的禁令措施下,他們既要被迫尋找替代中國的生產基地,又要為自己的產品開拓新的市場。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本次中美元首峰會,能夠為他們帶來擺脫困境的機會。同樣,對於中方來講,這也是一個非常難得的向這些跨國企業與商界領袖做好解釋工作以消除其疑慮的機會。

“拜習會”,有三大看點

直新聞:中美元首“拜習會”下周上演,全球媒體高度關注,您對此有何特別期待?特約評論員 庚欣:是的,這次中美元首會晤真是千呼萬喚,全球矚目的一件大事。我認為甚至可以稱之為最近幾年來,世界上最重要的一次積極正面的大國首腦會晤。因為在近幾年各種變局動蕩加劇的負面形勢下,這次會晤不僅表明中美關係幾年來第一次出現比較確實的“止跌企穩”勢頭,而且也使世界各國在近年來一直低迷的政治經濟陰霾中看到了難得一見的曙光。這對所有人都是極其積極、正面的機遇。我預期,這次中美元首會晤有三個重要的內容和看點。

第一是要就去年巴厘島會晤到今年舊金山會晤,整整一年的中美關係做一個小結。

這一年的發展,幾乎就是幾十年中美關係的縮影,經歷了“低開高走”、“斗而不破”、“波瀾不驚”的複雜進程。從去年巴厘島中美元首會晤之後,雙邊關係也經歷了“氣球事件”等負面干擾,到下半年高官互訪和社會各界互動迅速熱絡,再到王毅與何立峰訪美,兩國經濟領域工作組已經啟動會商,美方幾次表明“不支持‘台獨’”、“中美不‘脫鉤’”等立場,美軍方也組團參加北京香山論壇等,雙方還簽署了自 2017 年以來最大的農產品採購意向協議等等。這些都表明,中美“止跌企穩”的勢頭,已經形成。

第二,是要就中美關係的基本定位進行溝通,尤其要就中美關係的“戰略方向”進行確認,準確達成進一步的共識。

在這次中美達成關於元首會晤的目標共識時,都提到了中美兩國元首將就發展中美關係“戰略方向”的話題進行溝通。所謂中美關係“戰略方向”和中美正確的“相處之道”,最重要的就是要就中美兩國的相互認知和對中美關係的基本定位達成共識,換言之,中美到底是朋友還是敵人,主要是朋友還是敵人?中美是以合作作為唯一正確選擇,還是以競爭對抗作為今後的發展方向?中美關係前幾年之所以陷入建交以來的最低谷,它的根源或者它的主要病根,就在于美方抱持錯誤的對華認知,制定了錯誤的對華政策。“戰略方向”就是要解決這個基本定位問題。

中美關係就像一條大船,只要戰略方向對了頭,速度快一點,慢一點,我們最終都可以達到預期的目標。但如果方向錯了,那麼無論速度快慢,我們都將誤入歧途。美國最近總希望用“競爭”其實就是“對抗”來定位中美的戰略方向,其實就是要把中美關係定位為“敵人”,這樣就會有無窮無盡的矛盾,只有定位為“朋友”,才能相互尊重彼此的社會制度、發展權益,才能和平共處、合作共贏,即使有驚扭,也會找到妥善處理的方法。

第三,就是近來國際社會最關注的亂局——就是巴以衝突的陸戰。這次 APEC 中美元首會晤,不可能迴避這個最重要的新變局。而中美恰好在這個問題上具有很大的公約數和很高的達成共識及合作的可能。

因為,中美這幾年來都在中東地區,積極推動不同版本的“中東和解潮”,而且雙方有一種“不謀而合”和“殊途同歸”的感覺,這對於中東地區的、對於世界的和平、發展、穩定都至關重要,是非常積極、具有建設性的努力。這也是“中美構建正確相處之道”的題中應有之義。

中美從巴厘島走向舊金山,這一年的路途也並不平坦。但是,前途是光明的,中美關係整個的勢頭是積極的。我們兩個大國都有着很高的政治智慧和降解衝突、克服困難的能力,過去 50 年,我們成功地“化敵為友”,走到今天,成為了世界上最大、最重要的合作夥伴,今後 50 年,我們也一定能夠構建正確相處之道,走向合作共贏的明天。

直新聞:舊金山 APEC 會議下周舉行,中國元首也將參會,您對此又如何前瞻?

特約評論員 庚欣:今年的 APEC 會議,確實特別引人關注。因為最近以來的國際形勢,特別是最近這半年來,國際政治、經濟形勢正在發生着重大的、帶有轉折性意義的變局。相比去年來說,當時俄烏開戰,整個世界局勢一片灰暗。但今年以來,雖然也有巴以衝突等亂局發生,但以中美即將舉行元首會晤,中美關係正在“止跌企穩”的積極勢頭,為 APEC 會議及整個世界形勢,帶來了非常正面的轉機和積極的氛圍。

當前,整個世界變局動蕩不斷,四大赤字在干擾世界的和平發展合作事業。但是,亞太特別是東亞地區,相對比較穩定,而且“穩中有進”,即和平發展合作的局面還有新的進展。雖然不能說亞太地區保持和平發展穩定局面,沒有被捲入今天的戰亂對抗之中,就是因為 APEC 平台發揮了多么重大的作用,但至少可以說,每年一度的 APEC 會議,一直都以建設性的姿態,在三十多年來的歷次重要歷史節點上,比如 1997 年的亞洲金融風暴,2008 年的美國次貸危機,2010 年歐洲主權債務問題等國際金融危機,以及最近幾年來,世界上出現的“逆全球化”、“脫鉤斷鏈”的逆風衝擊等,APEC 都堅持以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原則,照顧本地區發展的特點,以一種務實、均衡的態度,團結各方克服危機,發揮了比其它多邊平台更加正面的作用,在今天世界各大經濟發展板塊中,獨領風騷,堪稱“和平的壓艙石”,“發展的牽引機”,“合作的推動器”。

這次的 APEC,還有一個特別引人關注的看點,就是“中美元首會晤”。在 21 個經濟體成員的雙邊和小多邊互動中,毫無疑問,中美元首會晤最受關注。因為“中美相處之道”不僅是中美兩國,而且是整個亞太地區乃至全世界,都非常關注的“最重要的事情”。

現在中美關係“止跌企穩”的勢頭已成逐漸形成,雙方積極的互動一定可以帶動這次 APEC 會議,展現和平發展、共同繁榮的新局面。而 APEC 的這種正面態勢,又可以給全球長期低迷、復甦乏力的世界政治經濟形勢,注入積極的推動力,帶動全球的和平發展和穩定。我們有理由相信,今後世界會逐漸形成一個由中美等大國積極互動所塑造牽引的妥善相處之道,引領像 APEC 這樣的大多邊互動平台,進而又通過 APEC 這樣的影響力,來引領全球的和平發展合作局勢,用這樣積極的連帶效應,逐漸彌補今天我們面對的各種赤字,克服困難,共渡時艱。

